

詩經說約

□ 12  
3510  
1





楊子嘗  
顧磨士  
兩先生手授

# 詩經說約



註疏大全及本義詩傳詩緝讀詩記  
疏義語類通解合纂及臆說間附

吳門張升籟梓

藏書

昭和二十五年五月  
今日田代氏

門口12  
號3510  
卷1

詩經說約

卷

詩經

詩經說約序

詩經說約序

詩經說約序

詩必至於紫陽集傳而後  
制義出此故布功今亦勢  
自然無容齟論者也注疏  
最近古其言冗長不便童



詩經說約

卷

詩經

習無<sub>レ</sub>論<sub>ス</sub>問<sub>コト</sub>幸<sub>ニ</sub>見<sub>ル</sub>宋<sub>ノ</sub>先<sub>シ</sub>生<sub>ト</sub>完  
書<sub>ラ</sub>歐<sub>陽</sub>氏<sub>ノ</sub>蘇<sub>氏</sub>呂<sub>氏</sub>嚴<sub>氏</sub>  
備<sub>レ</sub>矣<sub>リ</sub>顧<sub>ニ</sub>六<sub>ノ</sub>義<sub>ヲ</sub>之<sub>レ</sub>指<sub>ラ</sub>反<sub>ニ</sub>覆<sub>ス</sub>衆<sub>ヲ</sub>  
家<sub>ヲ</sub>乃<sub>レ</sub>不<sub>レ</sub>遽<sub>ニ</sub>合<sub>セ</sub>紫<sub>陽</sub>稱<sub>ニ</sub>量<sub>ノ</sub>句<sub>ヲ</sub>  
字<sub>ヲ</sub>寄<sub>レ</sub>託<sub>シ</sub>呼<sub>レ</sub>應<sub>ス</sub>始<sub>テ</sub>歸<sub>ス</sub>條<sub>ノ</sub>明<sub>ニ</sub>又

自<sub>ラ</sub>為<sub>ス</sub>創<sub>ス</sub>例<sub>ヲ</sub>小<sub>ノ</sub>注<sub>ハ</sub>釋<sub>キ</sub>物<sub>ヲ</sub>總<sub>ニ</sub>注<sub>ス</sub>  
說<sub>ク</sub>大<sub>ノ</sub>意<sub>ヲ</sub>釋<sub>ク</sub>物<sub>ヲ</sub>準<sub>ヒ</sub>訓<sub>ト</sub>詁<sub>ニ</sub>說<sub>ク</sub>大  
意<sub>ヲ</sub>處<sub>ニ</sub>髣<sub>ニ</sub>髴<sub>ス</sub>口<sub>ハ</sub>齒<sub>ヲ</sub>則<sub>レ</sub>已<sub>ニ</sub>濫<sub>ス</sub>觴<sub>ヲ</sub>  
比<sub>レ</sub>偶<sub>ニ</sub>衍<sub>ス</sub>長<sub>ヲ</sub>即<sub>レ</sub>得<sub>ル</sub>也<sub>ト</sub>詩<sub>ノ</sub>大<sub>ノ</sub>全<sub>ヲ</sub>  
本<sub>ノ</sub>疏<sub>ノ</sub>義<sub>ニ</sub>猶<sub>ニ</sub>四<sub>ノ</sub>書<sub>ノ</sub>大<sub>ノ</sub>全<sub>ノ</sub>本<sub>ノ</sub>輯<sub>ス</sub>

言約言約  
釋皆抹去向人奄爲已物  
然四書大全之爲數繁繁  
則雖費料棟已厭衆觀詩  
大全略矣至疏義中精析  
此興處又盡芟之此當求

初本又合傳箋疏及宋元  
以來諸說家於紫陽學揆  
一者附麗焉旁見側出令  
廣所開發其畧象節候疆  
域譜系禮樂器物卉木禽

言經說  
蟲小注未具者則采之尚  
書左氏傳國語三禮爾雅  
諸編益拓其證據度幾便  
稽覽而求之海內卒無其  
書良繇俗家既沿塾本高

明者又好論精微不樂此  
屑屑詮解之事故闕如也  
至詩有篇有章有句因而  
有連有轉有截其體勢意  
息皆依韻脚韻所未協雖

句已歇理卽未止如關雎  
 首章四句洲逮韻也兩句  
 爲連葛覃首章六句萋噍  
 韻也三句爲連關雎觸物  
 興人葛覃賦葛及鳥皆天

狀位置也離之曰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維葉萋萋黃  
 鳥於飛無詩矣無詩則亦  
 無文故韻之顯然白者不  
 待言也卽其未白方言古

文皆可以意通類求之而  
 得矣韻既得則詩人之節  
 族先民之界畫亦俱得惜  
 此亦自集傳始標反叶而  
 其端不詳徐文定六帖深

究此事然圈墨之外即無  
 備說且或者不答疑韻論  
 詩不即論文尚曰為迂濶  
 不近事情也余少貧廢學  
 逮壯乃同子嘗講誦一室



時猶不見所為大全疏義  
 者顧往往持論比興輒與  
 闇合若句理聯斷語事起  
 止則管豹一文尤有微會  
 焉乃因四書說約之行略

倣上說薈撮是編兼綴所  
 臆解及嘗聞于子嘗者以  
 質海內雖僭妄脫漏益過  
 前帖不辭也或又謂子之  
 言如是乃更詳云說約何

詩經說約 卷序 七 藏書居

詩經說  
居則應曰凡說之約不約  
繇理之定不定言之非以  
辭也不見世之排斥紫陽  
譙訶集傳者乎縱有當同  
文之世持異說安之不一者

乃騎牆以爲此一說彼  
又一說也則徒勞耳目此  
既稱畫一無所紛綸隆萬  
以降世皆驚新學于一篇  
或重一章數句或重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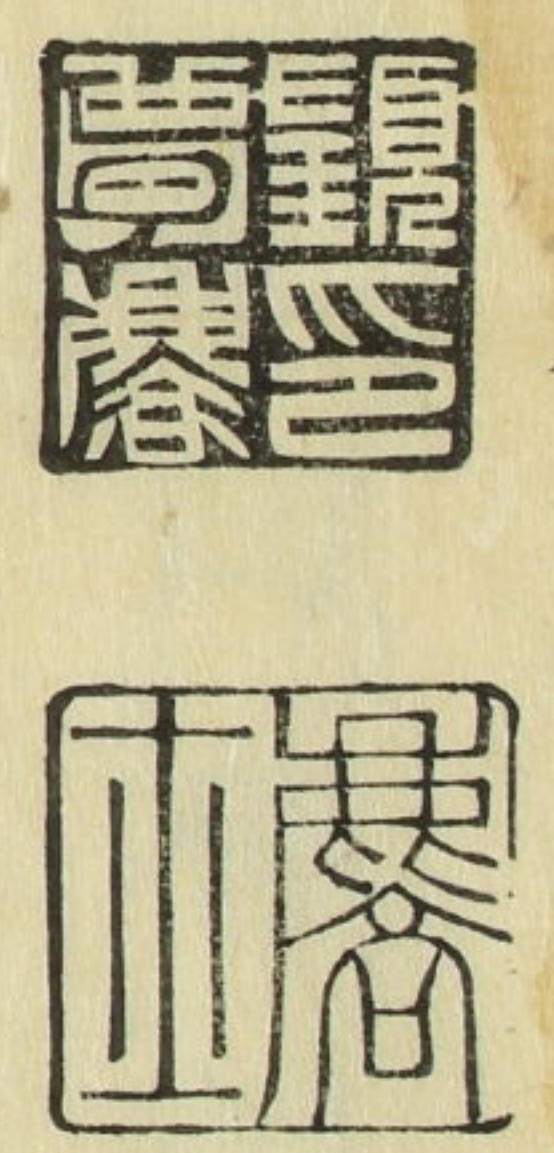
言紀言紀  
不循條理專事牽合文體  
喪矣一言正之曰有韻而  
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文雖  
縱之橫之衝之撞之無非  
詩無非文也則提掇穿插

割裂之習且盡廢以爲約  
固說莫約斯者於是問者  
亦無以難因書以爲詩經  
說約序

崇禎壬午冬十月望太倉

詩經言終  
卷序  
九

崇後學顧夢麟序



亦無以難因書以表其  
國始興於漢晉於吳  
時陳之晉且盡歎以爲

鑒定師友

- 張玉弼先生
- 郝世培先生
- 詹月如先生
- 凌茗柯先生
- 陳默菴先生
- 方禹脩先生
- 雷雨津先生
- 錢希聲先生
- 楊緝菴先生
- 熊魚山先生

寺徑說勺  
先生  
或

馬培原先生  
徐無所先生  
何玄子先生  
李香巖先生  
章大力先生  
宋澄嵐先生  
黎左巖先生  
陶英人先生  
侯豫瞻先生  
孫大宣先生  
沈鉉臣先生

朱子美先生  
楊維牛先生  
徐九一先生  
李子木先生  
吳來之先生  
陳卧子先生  
夏彞仲先生  
姜如須先生  
田孫若先生  
舒魯直先生  
周簡臣先生

周仲馭先生  
 周介生先生  
 蔣晚仙先生  
 方密之先生  
 錢彥林先生  
 楊龍友先生  
 萬道吉先生  
 張受先先生  
 吳駿公先生  
 吳志衍先生  
 吳人撫先生

胡其章先生  
 沈友蓀先生  
 時修來先生  
 馬晝初先生  
 陳玄倩先生  
 查伊璜先生  
 徐石客先生  
 徐霖蒼先生  
 徐葵齋先生  
 康小范先生  
 較閱門人

言系詩錄  
卷之四  
三

成角徵徵子 鄒平

張世鳳羽君 東陽

錢肅範錫九 鄞縣

程麟趾爾執 錢塘

茅蔚蔚起 俱湖州

張琮以黃 俱湖州

程世瓚文玉 俱休寧

程繼聖克由 俱休寧

葉耆伊氏 涇縣

王際寅春城

李文郁開周

許爾昌景僕 俱鹽城

許之斬儀吉 武進

尤真潤亮亞 無錫

吳格去非

梅煜昇公 俱江陰

孫彬楚生 松江

吳世培無念

施佃子裕

包素來霄客 俱蘇州

許振光啓文

趙承鼎啓新

詩經說約  
卷之四  
三

詩經卷之... 卷之... 詩經

錢良佐寅公 俱長洲

周 諤一士

吳 國勾餘

錢夢慶西矣 俱吳縣

趙 和元發

蘇 震震亨

顧朗先令徵

曹大任以增

諸 臣鄰哉

許 棐輔公

張 翮張帝

史雲縉希仲 俱常熟

曹開遠彛伯

沈元凱今預

何 弘子重 俱崑山

郁 崇青南

王 遴師古

曹 詰明外

周 淵近修

周 彥羅臣

吳 暖泰來

宋 鳳子儀

詩經卷之... 卷之... 詩經



顧 振子厚

龔 卓茂公

龔 章盛文

周景福維祺

顧青招

郊錫京周京

顧 鏗南金

宋 龍子維

陸天祐自九

俱太倉

俱崇明

姓氏

詩經集傳說約總目

卷之一 以下國風共十卷

南

卷之二

召南

卷之二

邶

卷之四

鄘

卷之五

衛

卷之六

王

真

卷之七

齊

魏

卷之八

唐

秦

卷之九

陳

檜

曹

卷之十

幽

卷之十一

鹿鳴至南陔

卷之十二

白華至六月

卷之十三

采芑至我行其野

卷之十四

以下小雅共八卷

斯干至雨無正

卷之十五

小旻至四月

卷之十六

北山至大正

卷之十七

瞻彼維矣至賓之初筵

卷之十八

魚藻至何草不黃

卷之十九

文王至旱麓

以下大雅共六卷

卷之二十

思齊至文王有聲

卷之二十一

生民至假樂

卷之二十二

公劉至蕩

卷之二十三

抑至崧高

卷之二十四

烝民至召旻

卷之二十五

以下頌共四卷

周頌清廟至潛

卷之二十六

離至般

卷之一十七

魯頌

卷之二十八

商頌

總目

詩經說約卷之一

太倉顏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彙衆訂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以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衆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乘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序云。詩有六義。馬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孔氏穎達下同。

語類大氏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并重。與風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本槩也。○語類類朱子語錄也。下同。

周南一之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寔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

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馬至於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箎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主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孔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其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蘇傳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內治由內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太姒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

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蘇氏轍下同  
麟按孔疏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如此則周公召公因地而稱耳雖朱集傳云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且召公夷之采邑非先有周召之稱而後受地也不要倒着了○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且采邑故曰周公夷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孔疏又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是也○豐

氏魯詩世學云鳳翔府今隸陝西京兆府今為陝西西安府

關雎關也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太姒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

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

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

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

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

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謂

善說詩矣

疏義朱子又以貞靜綴於幽閑之下蓋幽閑即是貞靜也但幽

閑之意是德容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

按朱子謂凡言興者文意皆放此故嘗以此求之凡興體有義

相因者有語相應者相因相應兼備者多義不相因而語又不



相應者絕少如此詩首章以物之偶興人之偶摯而有別義相  
 因也二章三章以事理當然為興而且上下呼喚成文則義既  
 相因而語又相應也中間又有反順不同其例不一詳具各章  
 ○疏義朱氏公遷著大全所從本也下同  
 語類問此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  
 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關雖亦然皆是興賦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  
 說破與比相近却不同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  
 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如關雎  
 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  
 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

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  
 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辭如麟趾也好定也好額  
 也好及此則却不入題了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麟斯  
 羽說宜爾子孫振兮益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一下下面  
 空爾子孫依舊是就益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  
 比大率詩中此興皆類此○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  
 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一句但比  
 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  
 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  
 恐后地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兩兩相隨然  
 相離無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通解官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大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通解黃佐著。下同。

麟按以雌鳩為鷓鴣。蝻斯為蝗蝻。雖乳與不拘。畢竟可厭。集傳只言狀類。見鷓鴣并語類。說是也。華谷引陸氏乃云。今大鷓鴣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則愈狎狎矣。且有別興。其恭敬是一義。和鳴與其擊而和樂。又是一義。集傳云。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兩鳩並與君子淑女矣。又大段是重在和樂。一邊蓋與狎狎之說不合。雖朱子云。恐后妃不然者。亦是遺了。文主偶戾不覺也。○陸取岡講意曰。兩句過處當云。雌鳩信為物中之善。在矣。况窈窕云云。是此先輩說詩之常法。○麟每言興與此相似。只有始

應為興。無如應為比。皆與朱子之言合。○鄒肇敏詩傳闡引。夾深云。凡雁鶩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鷓鴣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鶩。此天籟也。雌鳩之喙似鶩。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乘居匹處者。乘為四馬。匹為兩端。今俗稱帛一端曰一匹。誤甚。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典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戴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涼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

○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以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毛傳：寤，覺寐，寢也。覺，音教。○毛氏長下同。

孔疏：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

嚴緝：荇，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璣曰：驚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驚，音莢。○嚴氏繫著詩緝下同。

大全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

麟按：聚商謂此章直與到底非是，說詳下章。○陸疏：驚，字孔疏輯錄大全通作驚，誤。陸璣作草木蟲魚疏，非陸璣。陳省公亦謂士衡者，殆未考也。○埤雅：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

親愛而後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蘇傳求得而采。求得而采。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呂記傳曰。采以薑桂。呂氏祖謙著讀詩記。下同。

嚴緝祭曰。采之謂為羹也。內則云。采芣苢。注。芣。菜也。疏云。用菜雜芣。為羹。又昏義。采芣苢。以蘋藻。

疏義親愛則無間然矣。而猶若未足也。和平之極。則心悅誠服。有不知手舞足蹈者矣。

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為樂之小鐘鼓。則懸於庭。業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發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琴瑟。

在。鄰友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在懸樂於廟廷。贊見之際。友與

樂不同。皆所以為樂。亦猶寤寐與輟轉。反側不同。皆所以為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麟按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前章興處。必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也。猶此章下截言樂。則和

平之極意。此篇全題舊疑難作。以芣苢三興。便似四章。若抹倒一興。又非詩人層疊致辭之指耳。今思之。皆以下四句一進為

義。而中不以持此也。過之則雖前章一興。此章兩興。固無礙也。且大段以未得已得為對。而不甚以本文為對。則古人遙對之

格類然。此意今自可與二田言耳。興之義多。取聲韻相應。前章以流之求之相應。此章以采之友之。采之樂之。各相應。若前

章宜興到底則此章為不完之語矣豈有此理乎聚同萬曆初年之說已礙理如此又其下者固置不道可也○聚岡又云此章亦興到底驅經從傳作一滾說更可笑○集傳采此禮反友羽已反本相叶樂去聲亦便與毛叶北入語皆如此也○流曰歌之采曰擇之毛曰薦之非正解也然補各妙○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以興或琴或瑟多方以友之或寤或寐或鐘或鼓理皆同也此亦不易之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雉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

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稱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出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猶言最上也者民之父母后夫入之行不律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

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是作者自為名○鄭氏玄下同

孔疏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也故邢序曰得商

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  
 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  
 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  
 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  
 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  
 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  
 疆所以為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  
 者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  
 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只且之類  
 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  
 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以不減二即祈父擊禡之類也

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雎九窈窕淑  
 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  
 者昔者獨此與今詩不合先主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  
 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  
 我牀下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  
 者擊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過彼注茲是  
 也徧簡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類延  
 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命石仲治之  
 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  
 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者也詩之本體  
 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

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  
 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七兮。迨其言兮  
 之類也。矣。若類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代檀且連衡。之篇  
 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  
 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  
 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  
 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  
 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  
 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

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芣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  
 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  
 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  
 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  
 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  
 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領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  
 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  
 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得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  
 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  
 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志

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相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  
 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  
 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物同而未異  
 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  
 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鵲鳴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  
 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芣苢。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  
 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  
 少不同。皆駢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  
 章。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  
 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  
 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對始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

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武唯一章。而左傳曰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  
 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  
 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  
 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句  
 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大全孔氏曰。金勝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鳴。然則  
 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  
 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胡  
 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情性。審其聲音而已。今聲音不傳。惟  
 詞語可以玩味耳。關雎乃宮中人所作。欲得賢妃以配文



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於  
 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  
 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淫也。因其詞語，即可知其情性。至  
 於播於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可以畧見矣。○雙峰錢  
 氏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二  
 章推言未得大妣之時，求之如此之切。三章言始得后妃  
 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  
 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是  
 也。言樂者易至於淫佚，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訐且樂。  
 惟士與女，伊其相詭，贈之以勺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  
 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

人有齊莊中止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  
 言欽明文思，皆同。又曰：當時人被文王大妣德化之深，心  
 膽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  
 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見感人妙處。  
 又曰：讀詩只是將意思去，看不知他書字字要捉縛教  
 是。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  
 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  
 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  
 以治國所以平天下，君則必當知文王后妃則必當如  
 大妣，其原如此。又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  
 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

事便不如此了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  
盛貌黃鳥鵬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  
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  
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毛傳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孔疏黃鳥應時趨節之鳥也釋木云木族生為灌孫炎曰族叢  
也是灌為叢木也

麟按詩雖以兩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  
一截集傳皆訓居矣反以與萋叶而谷字無韻故也雖魯詩作

施于中逵似鑿不可從○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獲為絺為綌服之無數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獲也精曰絺麤曰綌厭也○此言  
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  
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孔疏孫炎曰煮葛以為絺綌以葛之於獲故曰獲黃非訓獲為  
黃

通解刈獲理之有序也絺綌成之有等也兩為字要見經之緯  
之杼之袖之皆自為而不以委之他人也絺綌要見精者難成  
不以精自沮粗者易就不以粗自忽此方成布也服之處方是  
製而用之不以私服禮服言服之無數是衣然事垢弊不厭不

詩經卷之四 國風 葛覃

可言及澣汚恐涉下文也親執其勞以下下示于推原之辭非  
后妃本意

言告師氏言告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女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擗之以去其汚猶治亂  
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  
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締絡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  
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益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  
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毛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人有副禕威飾以  
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釋文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撻也撻音奴禾反撻音素禾反

釋文陸德明著下同

通解言告師氏自己告於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於君子  
也當以君子為主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也私服  
服多而垢多禮服服少而垢少害澣句因上句之文也歸寧亦  
是既成締絡之事因言締絡而敘及之非備締絡以歸寧也  
麟按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澣句帶起  
歸寧句若與薄汚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葛章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  
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  
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

庶幾近之

大全豐城朱氏曰此詩三章首章是未為締結以前事二章是為締結時事三章是既為締結以後事即為締為結而不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數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閑睡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敬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毛傳頃筐菴屬易盈之器也

釋文韓詩云頃筐敬筐也菴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

孔疏陸璣云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葢為

茹滑而少味

歐義卷耳易得頃筐小器○歐陽氏修著本義下同

大全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令人麴藥中多用之○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太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問卷耳

葛覃曰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葛覃直序其所曾經之事卷

耳則是託言也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

是賦體也

通解寘舍也余此卷耳於周行而不復采耳玩法不能復采句

可見注曰大道之旁蓋大道之中或無此草而大道之旁乃有此草耳茅菅好生道旁亦是此意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詁言

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孔疏釋山云山脊岡長山之脊也

通解此章與第二章一意念而不忘謂永懷憂而不已謂永傷而意則無淺深耳我姑二句非忘懷也非能脫然無憂也惟酌酒以暫減其懷抱忘憂於一時耳要認此意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祖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肝張目遠視也詳見何人斯篇

通解此章與上二章一意只是疊詠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

麟按馬以駕車僕以御馬凡言馬處俱不可離車說末句難解然正以不解見妙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斷似如何是處之意也詩緝云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嘆而已極佳

詩經詩經

卷一 國風

織簾

詩經詩經

卷一

國風

織簾

織簾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既有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夫豈當文王  
朝會征伐之時。羨里拍肉之且。而作歎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纒繫也。只。語助。辭。君子  
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  
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  
藟纒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釋文。藟一名巨茨。似燕薹。亦連蔓。纒繞也。

孔疏。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

大全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

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

通解。木下曲而為藟。藟亦纒。與德下逮而為福履。亦綏。以卑順  
受益之意。為興自然相因者也。樂只君子。猶言豈第君子德自  
其逮於人者。言惠及閨門。恩覃宮闈。在公之澤。逮下之仁。是也。  
綏。自其安於己者。言百順之備。第祿爾康。申錫之休。保定孔固。  
是也。纒字與綏字相應。說文。纒。綴得理也。綴。則有繫意。綏。車中  
軌也。執綏。則有安意。蓋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以以  
引之矣。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凝之矣。樛樂。二  
字相對。最切。據詩緝而融會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  
附。而俱升。君子嫉妬而可畏。則第祿不得康。而備饗。反是。則協  
矣。藟。葛類。則復。福類也。百順之謂福。天之助也。以眷命言。

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費用言。視履考祥。辨上下之等。而授祿。故不曰康而曰履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呂記某。庇覆也。

疏義。奄。即掩字。

通解。葛藟之性附木。必出木杪。故能庇覆也。扶助是陰陽默相之意。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榮旋成就也。

嚴緝錢氏曰。榮繞也。

通解謂。旋繞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麟按三章字義。本有次序。而無淺深。然大段以稱頌不為義也。黃才伯曰。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頌者頌其所未。然。福也。亦不明。○樛木興福履。不興衆妾。此最易。雜易混。大全輔注。惠比。意必不可從。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此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則但不許螽斯為蝻蟻而未嘗不信為蝗蝻以况后妃擬非其  
 倫曰和曰德又鳥足受之也則今或終以爾雅邢昺疏為正而  
 餘闕不存雖未得其詳然螽斯自螽斯蚱蜢自蚱蜢蝗亦自蝗  
 不相牽混猶庶幾云○歐陽本義云螽蟻微蟲詩人安能知其  
 心不如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螽蟻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多  
 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高甚集傳一生九十九子子由云八  
 十一子陸佃又云一生百子亦無定說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木全豐城朱氏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視願之誠  
 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感蓋正家  
 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  
 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  
 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通解三章一意總是疊言以成章並無次第淺深嚴氏曰  
 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重着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  
 福衆妾以螽斯比其宜見其非出於倖也  
 講意后妃子孫兼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成邨曹滕此  
 乃武王得天下後始封之耳○講意即陸聚曲講意大段

本通解下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嚴緝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

通解木之少者生以其時則華之盛女之少者嫁以其時則賢

之占此興義相因也夫之子于歸是以正也當桃夭之時而子歸是以時也即此便見其賢注所謂賢正本此二句或以賢涉下宜家非矣蓋宜其室家擬其後自事也即其今自有是賢則知後自有以宜之也玩注知字便見或謂賢在於被化而不在以正以時不知以正以時正由被化而後爾也且被化二字只就後人言若以此說詩恐疑總旨所謂其民矍矍而不知也正詩放此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若幼皆閑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有好回韻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麟按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黃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木全朱子曰。室家室家。變文以叶韻耳。○東萊呂氏曰。既  
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

通解因見起興宜獨以華言而兼實與葉者。變文叶韻詩人之  
體例如此也。

桃夫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且。且。也。丁丁。椽杙聲也。赴赴。武貌。干。盾也。干

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眾多。雖且免之野  
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既事以起興而美之。而

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孔疏經三章皆言賢人眾多之事也。經直陳免置之人。賢而云

多者。變云免置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眾多。是舉  
微以見著也。

巖緝傳曰。免置。兔置也。且者。且網也。杙。糜也。音堀。疏曰。此丁丁  
連椽之聲。

輯錄按韻椽從木與斲同。故巖氏謂椽伐杙糜之聲。從手說文  
擊也。許氏曰。擊糜於地中。張且其上也。○朱子曰。聞椽杙之聲

而視其人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

見賢才眾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主未嘗稱主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主，後所作耳。輯錄王氏逢著附疏義下同。

通解才之可用與才難之才同。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也。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肅。赴之為才，赴是武勇形狀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注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干以扞外衛內而一身賴以無虞者也。武夫之才足以禦侮而患不至切身是乃公侯之干也。城以扞外衛內而一國賴以無恐者也。武夫之才足以撥亂而辱不至及國是乃公侯之城也。

講意此章之興蓋借其既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赴赴相呼應耳。

實無取義不宜把赴之句際粘上一句說云彼為此者一赴之武夫耳如此則類賦體矣肅指兔豈言設置所以待兔極我所以張且此二句重說方見是興赴赴亦不可作極秋之時動作式勇說須去開上二句云況此赴赴之武夫云云公侯干城但言其才可為此非謂他自必為公侯之干城也公侯不可直指文主只以公侯字說便是。

肅肅兔豈施于中遠赴之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遠九達之道仇與速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孔疏釋官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此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

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  
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  
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  
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大全安成劉氏曰中達謂九達之道中也

通解公侯好仇言樂侮以安社稷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撥亂  
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君明臣良上下匹休

麟按集傳仇叶渠之反魯詩世學達仇皆叶音奇○說文仇九  
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馘馘即達字○字彙漢趙王之歌曰為  
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執仇同此叶也  
○肅子免置施于中林越越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蘇傳丁十人之既聞也中達人之既見也中林聞見之既不及  
也

通解公侯腹心言勇形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公侯此心武夫亦  
此心也武有七德而成天下之治公侯此德武夫亦此德也志  
同道合形骸同覺

免直三章章四句

疏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采芣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  
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

詩經卷之四 采芣苢 一國風 卷之四 采芣苢

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毛傳采首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妊馬。

孔疏采首馬鳥釋草文也。郭璞曰江東呼為蝦蟆衣。陸璣疏云

一名當道毒在牛跡中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

舌草可齧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言宜懷妊者。即陸疏云

所治產難是也。

嚴緝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通解采之是求其所生之處有之是得其所生之處非已采而

得之也。

麟按采字叶有與關雎叶友同切。字彙詩關雎采芣葍葍小宛

用此韻者四楚辭懷沙用此韻者一非芣叶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擷拾也。捋取其子也。

麟按拾是拾其穗然其用在子也。即前章采之有之已指此

誤。但治產難意着相不可用。只要見此時氣象。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社也。禡以衣貯之而扱其社於帶間

也。

孔疏社者裳之下也。

輯錄社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疏義采之有之然後擷之捋之然後結之禡之言序也。

通解嚴氏曰此詩無形容辭喻之辭讀之自見樂意吳氏  
 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此文  
 之妙現此則知相與賦采采昔便是相樂不必逐句禱  
 相樂語言亦不可用幸生聖世得沾聖化家室和平等句  
 盖睽睽之民相忘帝力婦人安知有文王之化哉只是一  
 時同輩無事係累遂相與賦事如此而相樂之情溢於言  
 外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上練無殺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  
 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

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  
 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榘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  
 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  
 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自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  
 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毛傳方泂也

釋文泂本亦作游又作釋或作附並同沈旋因附方言云泂謂  
 之稗稗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附  
 棧也郭璞云水中稗筏也又云木曰稗竹曰筏小筏曰泂附筏  
 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附  
 孔疏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

里方附論語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大曰楫小曰桴是也

呂記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末為韻二字但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

嚴緝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木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

太全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汜汜也○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度之兩句○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

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此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講意既興而又比是反覆詠歎之

麟按上四句斷以休末為韻下四句以廣泳永方為韻集傳方叶甫安反是也魯詩世學泳于營切又叶于方切蓋皆以就方似鑿○彭山季氏曰漢水源出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隴西之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入湖廣鄖陽府界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太別山入於江江水源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



州府界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  
府合漢水於漢陽府之大別山東北至揚州入海武昌在江之  
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  
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  
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也亦見魯詩世學來祭鄭氏曰周為河  
雒召為岐雍河雒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於此見王伯厚詩地理攷○魯詩世學又云詩  
人見女之端潔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省却多少  
周旋○樵夫兔置若首化及於國矣不詳其地江漢汝墳則詳  
其地矣故曰白近而遠然是遠之近處故又曰先及先被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  
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此而  
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  
太全廬陵歐陽氏曰既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  
執鞭猶忻慕焉者也又陳其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宋王之  
化被入深也  
麟按之子于歸似言歸於我故下又以不可求意詠歎之若秣  
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愈無謂而可厭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泗之水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

小者。

毛傳：萋，草中之尤翹翹然。

漢廣三章章八句

大全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

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

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

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

曰條。翰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調重也。○汝，窮之國。亦先被文

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

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孔疏：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謂崖岸。狀如墳墓。枝曰條。翰曰枚。

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翰相對為名耳。枝者木

大。不可伐其翰。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

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

亦木名。故傳曰：條猶與此異也。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

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惄

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為飢。惄是飢

之意。非飢之狀。

嚴緝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

本全汝州今南陽府汝州蔡州今汝寧府並隸河南穎州今鳳陽府穎州直隸○廣韻注曰輜重載也

通解禮問人之長必曰能采薪矣病則曰有采薪之憂采薪正君子事也以婦人而躬乎此正君子在外時也但此二句只是道其時節如此不可作有敘其采薪之勞麟按輜既訓重則調飢是言飢之甚也然不可忘如學此章追賦與葛覃首章同

遵波汝墳伐其修葺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葺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葺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孔疏葺餘也如今蘗生者亦非木名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國之闕而夏葺是葺又曰杞夏餘也是葺為復生之餘說通遐棄炤而多為恤者是非忘我實多之意○說通沈守正著下同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通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鱗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通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此序所謂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  
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王之意而無情  
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  
近不可以懈於手事而貽其憂亦通  
嚴緝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  
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  
輯錄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太全陸氏曰魴一名鮓江東呼為鮓音邊○小陰陸氏曰魴青  
編細鱗縮頭潤腹其廣方其厚扁故曰魴亦曰鮓魴方也鮓扁  
也  
通解孔通即承父母說此處不可露文王字蓋此時汝旁但知

有西伯文王則後後追稱耳

汝墳三章章四句

疏義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間  
太全止齋陳氏曰汝墳是已被先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  
王之化而未及其澤者却有意思○豐城朱氏曰周南十  
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  
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  
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  
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  
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  
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

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說通譜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墳皆受命於文王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虞芮之傍荆蠻之左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慰籍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蒹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與也麟屬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瓦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俗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屬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孔疏釋獸云麟屬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疏馬足黃色負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侶行不入陷穿不履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嚴緝麟者仁獸也。瑞獸也。

疏義以物為瑞。不若以人為瑞。

大全問傳以麟興文主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子而言耳。

通解振振。寬裕溫柔。易直子諒。意即所謂化於善也。于嗟麟兮。言周室昌大之祥。勿遽及興也。

麟按二南三振振。凡三解。各因詩為義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嚴緝孫傳姓者也。

孫義禮言子姓兄弟。與此義同。

麟按陳用之禮書國語言。帥其子姓。及國子姓。喪本記言子姓。立於西方。三藻言編冠玄武。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子姓之於太父母。服替而已。編冠玄武。以父之喪未終。而子不敢純吉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鄭變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嚴緝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疏義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已上。毀廟而祧。公即宗子。而為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

言經說約  
卷一  
未盡故為公族

麟按朱集傳角叶盧谷反。焘公族也。今依字彙云毛詩古音攷角本音錄說文象獸角也。漢角里先生字形悉同。後讀角為各以角為錄是失古音。又改字形矣。因以此詩及行露章誰謂在無角何以穿我屋為證。則角音錄者亦不必云叶。但晦翁或又有據不敢辨也。此篇章止三句。然惟上二句有韻。末句帶說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闕雉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二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闕雉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

入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主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樛木螽斯菜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乎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闕雉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主。其亦誤矣。

詩經說約卷之一終

詩經說約

卷一

二十六

職

詩經說約卷之二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各。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大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卒謚曰康。長子繼。無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



南

麟按魯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第也又  
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馮嗣宗各物疏云按晉  
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與河南府王屋縣古召  
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  
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  
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  
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  
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

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御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  
有閔睢也

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

疏義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有德而宜受諸侯之盛禮與  
主鳩得鵲巢蓋取得所宜得之意也

大全卷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  
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有專靜純一  
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  
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  
治國乎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麟按說家多以鳩鳩結翰布蔽戴勝渾解一鳩歐陽氏闢之是

也。然據其所云多在屋瓦間或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者亦似俗所言之班鳩。未聞借巢于鵲。余地或與鵲爭巢。間據而有之者。則俗名八哥。其鳥可剪舌。道之人語亦不知其性果拙否也。讀詩記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以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蔡陽公曰。維鵲有巢。惟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非取鵲之強而不遜。知歲之所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讀詩上得王雪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詩之病也。三說却俱高雅。○集傳居叶姬御。反則御雖音近。讀當如字。魯詩世學。御叶音魚。則居讀如字。亦未知孰是也。○字彙說同集傳。○維鵲有巢。惟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通解有之。奄有之。以為其所也。

麟按孔疏。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其禮也。

釋文。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娣女弟也。

孔疏。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多也。

通解。成之。世皆以成迎送之禮。又以為成婚姻之禮。二者互相是非。以余思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自有百兩。非大昏之六禮也。安得謂成婚姻之禮。三章皆有百兩字。宜乎者。以成之。摠承

迎送注又無明文安得謂成迎送之禮蓋車至於百兩則朱幘翟芾之輝映和鸞偉革之駢闐諸侯所得為者至是無所缺矣儀衛之盛如此禮其有不成者哉苟單車隻輪則不足以為禮也明甚大抵此詩只重在于子于歸上之子者被化之女子也于歸者來嫁於諸侯也迎送之盛帶說講意盈之不必說呼群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類聚于其中便是

麟按衆媵姪甥之多本鄭箋也會義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之不必認其說以混化體此又當辨

鵲巢三章章四句

通解此詩三章亦有次序平者被化是朱子推言非詩人

自道也大抵二南之詩被化意皆在言外不可說出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

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而美

之也或曰芣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

司南之有芎藭也

孔疏白蒿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下于澗之中亦

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諷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菹菹在豆故知

以豆薦菹菹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邊即王

后夫人以豆為重

嚴緝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山陰陸

氏曰蒿青而高繁白而繁白蒿葉粗於青蒿可以為道  
通解豆之品有四而菽居其一菹之類有七而繁與其中○四  
句是一直意

六帖采繁之類有必躬必親意然非必自為之使人為之亦是  
自為之也○六帖徐光啟著下同

麟按集傳並存親蠶之說因有猶寫車一白也不知采繁必親  
亦自可與寫車相擬正不必拘○廣雅曲池曰沼爾雅小渚曰

○于以采繁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尖水曰澗官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講意官即薦繁處也此都官之祭故曰官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疎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  
舒達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渡入然  
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鄭箋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釋文髮皮寄反鄭音髮鬣本亦作鬣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  
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秋以為呂姜鬣是  
也紒音計

孔疏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鬣與此被一也案少牢作被裼  
注云被裼讀為髮鬣周禮所謂次也又追師掌為副編次注云  
次次鬣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鬣即與次一也

嚴緝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榆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祿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祿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榆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禕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禕音暉。榆音樛。祿音录。輯錄鄭氏曰。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

木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極言以形容其誠敬之有終始也。執玩之如畫。出個賢婦人。來其意態精神皆可見。采芣以供祭。是未祭以前事也。祁之僮僮。夙夜在公。是正當祭時事也。被之祁

祁薄言還歸。是既祭畢時事也。夫銳始而怠終者。常人之情也。事有始終。敬無間斷。此夫人之所以為賢也。

通解僮僮祁祁俱就。被上。揆揮。不是言戴被之人夙夜一時事。是昧且時候在公。正祭時勿就地說。

六帖天光向晨為夙。昧晦未分為夜。家語所云質明行事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說通通詩重敬以修職上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必冠以公侯者。雖備內官亦公侯事也。雖主東房亦公侯官也。即末章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無專成故也。敬於僮僮祁祁見之。僮僮有所以聳之也。祁祁有所以留之也。

嘒嘒草蟲。耀耀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裁

心則降

賦也。嗶嗶聲也。草蟲。蝗屬。音青色。趨趨。躍貌。阜。蟲。蟻也。怵怵。猶衝衝也。止。語辭。親。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通解曰。既見者。擬議之詞。

麟按。既見。既親。層疊致望之詞。不必有分。聚岡說亦稍混。注疏也。集傳親。遇降下也。原本毛氏。頗平常。而鄭氏親作男女親。精之觀。孔氏因之。遂謂嫁者。雖既見同牢。可以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必已經一昏。精氣親遇。庶得夫意。可寧父母此等之解。誣壞聖經。莫以過矣。往時與天如共繯。至此至於相對。胡盧失。

此今合纂。仍載者。意在兩存。不示去取也。然解則必以集傳為正。矣。草蟲。不知果是爾雅之草蟲否。至於阜。蟲必與蟻。為二物矣。華谷。疆混而一非也。降。集傳叶平攻。反離騷。起句云。朕皇考曰伯庸。叶唯康。寅吾以降。起與此同。

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惓。憂貌。釋文。蕨。草木跡。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本又作鼈。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味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詩經

言經說終  
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通解此蓋與上章俱一意。草蟲阜螽采薇采薇皆是一時所感。非特物要變之意。朱公遷曰：憂患之意不復道之。

麟按：魯詩世學。榮陽鄭氏曰：迷陽，子祀禘之藤布路則礙人之

行。故莊子載接輿歌云：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此不知其何據。然

亦必非即薇矣。輯錄云：莊子迷陽或訓平陽或訓伏陽或訓猖狂或訓迷明或訓正明則又有種種之解。

草蟲三章章七句

太全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

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風之正也。

子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蘋。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斂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孔疏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駝。左傳曰：蘋蘩藇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鷄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斂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

詩經說終

卷二 國風

草蟲

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源行之水。

嚴緝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潤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苜蓿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藻而乃用以供祭祀乎？左傳云：蘋蘩蕰藻之菜，蘩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藻也。今藻止可養魚。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采蘋正相類，但采蘋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言奠于宗室而知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清容表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懼其蕪而穢也。故采苜蓿、苜蓿、藻以為道，藉由亦不用糞，唯以香水燻柴取其

灰，禱麻豆壅之而已。此考禮者所當知也。殊足廣異聞。柴音柴。

小積也。亦見魯詩世學注。爾雅祭天曰燔柴，注曰：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注曰：既祭埋。蔽之邢疏曰：太宗伯云：以煙祀

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所以報陽也。

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各祭天曰燔柴也。則燔之柴之類，亦與瘞之埋之一例。

俱作活字。燔柴瘞埋各有其物，而不但是燔其柴。王制：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孔疏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義頗

未盡。且祭天止一積，則燔柴之牲，勢必是積，但似不當。即積小積為柴，其又作柴者，說文：柴，與柴同字。書：柴音豺。又資由切音



恣積也。薪禽之積皆曰柴。又據車攻集傳。柴說文作𦵏。謂積禽也。字書。柴前智切。積也。則柴柴柴明是一字。而古通。謂獸為禽。小積亦禽也。但如此。則遂當讀燔柴之柴字。如恣豈有此理乎。亦終闕之。以俟知者云爾。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道也。錡。金屬有足。且錡無足。且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釋文。錡。二足。釜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成劉氏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曰

采曰盛。曰湘。無一不親。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六帖。蘋藻二物。故盛之。湘之。各以二器。此舊說也。看來亦不必然。筐筥錡釜。終然不一。而足。提見兢兢飭治。嚴恭宗祏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奠。置也。宗室。太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尸。主也。齊。敬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蕝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太全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

架曰楹後楹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為之室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窗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牖穿壁為交窓以取明也○儀禮少牢曰饋食主婦薦韭菹醢醢莫於庭前葵菹羸醢陪設于東○建安熊氏曰菹菜茹醢肉汁周禮有七菹七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無骨為醢

通解此章只言薦菹注兼醢者別禮之全文耳大夫妻作文不可用出蓋此非詩人自言也

六帖宗室太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太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

則祭於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此詩既曰宗室知美大夫之妻  
麟按字彙下又叶後五切音戶亦引此詩為証

采蘋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平看勿分截首章取物中章理物末章薦物不可以末章繼承上二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芟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楹而不忍傷也

歐義救能救風自俾人舍其下也若茂盛貌

呂記曾氏曰救蒂蓋世所謂連縣字

嚴緝曹氏曰救蒂蔭翳茂盛也

大全棠今棠梨也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甘棠赤色澁而酢

俗語澁如杜是也

通解是思入愛物非觀物思入勿字不忍意非相戒詞也若為

草舍乃草率舍止之謂蓋召伯循行布政而偶憩其下不是舍

甘棠之下布政也布文王之政向不必說出注云然者自我解

注者道其寔耳

六帖其後去後非沒後也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輯

○救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章放此

嚴緝敗謂殘壞之

麟按字彙敗本薄蕙切排去聲壞也毀也損也頽也又布怪切

音拜毀之也凡物自敗壞則薄蕙切物不自敗而敗之則布怪

切此詩之義也又叶皮意切音避此詩之叶也

救蒂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嚴緝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聚曰謂低屈之

稅其枝以至地也

通解此與二章一意只是勿敗深於勿伐勿拜深於勿敗耳非

時有先後之說也。

麟按拜集傳叶變制反字彙音秘。

甘棠三章章三句。

疏義愛念之意以漸而深。

麟按詩地理考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雒州壽安縣西北五里。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自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溼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

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通解首句分上是有可畏之勢下是在敬畏之心不直言強暴但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絕人之辭則隱矣注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

麟按夜集傳叶羊茹反字彙羊遇反音裕是兩露字俱叶夜字非夜字無韻而兩露同字自相叶也如此即不必言首句分而逐句讀佳含有尋味亦更勝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

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嚴緝謂猶言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通解自訴猶自暴白非訴於召伯獨言鼠雀者雀淫物鼠貪物也

六帖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以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總是實無而述則似有負屈難明莫見昭雪者也。誰謂二句本是兩層語意甚急反讀申味之得其解凡說詩到難通處要把舊時講解盡數撤去只將本文吟咏玩索翻覆百遍其義自見

麟按角本音錄說已見麟之角章疑雀以角必無之事不必云嘴銳而鉤之謂角也字書及毛鄭以下諸家俱無此解味釋文云本亦作喙鳥口也大全云音畫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典也乎性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輯錄性齒謂齒之大者

六帖先徵後訟者叶音無義先室家不足而後亦不女從者其辭婉其志決也

麟按詩集傳叶祥容反字彙又叶祖紅反音叢疑以言教者訟

以自教者從同此。潘安仁關中詩既徵爾辭既救爾訟當乃明實反則證空。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麟按南國被化姑就女子邊說自佳不必又顧男子反生葛藤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紵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主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毛傳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釋文英沈音映又如字

孔疏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古者素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曰予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為飾維組紉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于旌曰素絲組之紉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組紉矣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嚴緝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為組紉。

之縫中連為兩皮因以為飾。○紉音旬有素絲織為組紉於五處縫中縫音奉

太全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退公委蛇可見其正直。○南軒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遠之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

通解節儉正直兩中即其服其容便見節儉正直不可作積中

數外占外知內說  
麟按裘取輕暖則羔擇小者必至多皮純不止五矣止於五足守其常制故見節儉此解不易然疏義引許氏謂節制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以用財亦妙理。○羔裘以黑素絲英縫則最為

分明故胡氏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畎限謂緘合二為一謂總皆取黑白別處為義也鄭風三英繫兮亦當是此英裘英字紉轉錄太全又音馴字彙詳倫切音旬絲條也禮內則織紉組紉注組亦織也又云組紉皆為條潤薄者為組似繩者為紉。○集傳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因下退食自公言也然按諸家說俱不然且上十各兩句本開說或只言其裘不詳其地渾淪尤妙

○蛇集傳叶唐何反字彙音駝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緘裘之縫界也  
釋文孫炎曰緘縫之界域

麟按變皮言革取叶韻耳孔疏引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不

可用裘無去毛之理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通解三章一意無淺深意已盡於首章朱公遷曰反覆咏  
嘆是也

麟按朱得之印古詩語羔羊三疊初美其從容自得次則  
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嘆之也亦佳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違  
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

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  
子獨去此而不故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  
歸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勞美其德冀  
其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性情之正矣婦人  
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

六帖早畢事是朱子為賢婦周旋語意亦本小序勸以義意此  
解之善者非在穿鑿傳會之例○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  
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古者成役中春而歸閨中思  
歸此時獨切蓋以至家之期望之故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  
雷發虫始振故言草蟲阜螽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



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詩人情性之正。專言私情而奉公之急。躍然言表。足明詩人不盡之旨。

麟按此詩反興之始也。經文在字。昭達字。集傳則字。昭獨字。然俱有意無意之間。振振信厚。指平白不專。泥夫嬾相興。末二句似無韻。晦翁亦不為之說。獨魯詩世學云。歸哉哉字。叶音子。而徐文定正叶。亦以三四屬一五六屬二為判。然子字或作才。資切。音慈。與慈同。樂記。易直子諒是也。哉字或叶津私切。音資。易隨。彖隨之時。義大矣哉。上叶天下隨之是也。則子哉俱可作平聲。而豐氏乃俱欲作上聲。又必有所本矣。又據孔疏。彼人是哉。叶子曰。何其反。是不思叶。亦已焉哉。已見前閔。唯章下與鄙。見同。如是則雖定為平聲。似亦較可。此等固古人未發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息止也。

太全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興也。

麟按集傳下亦叶後五反。與采蘋同。

殷其雷三章音六句。

通解三章亦一意無淺深。朱公遷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是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詩經

卷二

終篇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也。迨，及也。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悞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疏義：桃之有花，婚姻時也。至梅實既落，後時久矣，故曰時過而太晚。

麟按：七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七也。三兮謂存於樹者十分之三也。因落數餘，俯仰神境，頃筐取之，則樹已無實言之序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自也，蓋不待言矣。麟按：三集傳叶疏簪反，字彙音森。

標有梅頃筐堅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堅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嚴緝：槃曰堅，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露地濕也。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遺媒灼相語以求之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說通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焉。故曰霜降逆女，水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蓄育之法。况標梅為初夏之候乎。曰七兮三兮，豎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咏也。迨，言迨今謂之亦定其人耳，非便于歸也。曰庶未定。

言終言終  
之詞曰士禮義之人也。或曰子以行露死麀為女子自  
盟之詞蓋謂當時必無強暴也標梅之義何居曰即此意  
也是時人情薄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  
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  
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耳上古朴衷有情必  
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莽而外作強顏也

學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齋齋貌宵  
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  
之化能不忘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御於  
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

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  
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  
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麟按集傳進御於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但言征夙  
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并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  
勤苦不必太說出恐壞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  
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此體又詩美夫人  
非美眾妾時必夫人被化眾妾始邀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  
勞安命即眾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要讀者須見賓主矣進御  
之制則鄭氏曰凡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  
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月初甲者為始月望後尊者為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  
 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  
 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於  
 王所以正內治五自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  
 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  
 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太數也嬪僅九人不可謂眾  
 妾眾妾必為女御無起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  
 及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為不同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寔命不猶

興也參與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禰禰被也興亦取與昴與禰  
 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孔疏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

麟按通解云抱衾與禰猶今之言疊被鋪床則意亦點景語耳  
 讀詩記禮記玉藻注禰無囊音單即衾必複也昴集傳力求反  
 以與禰叶字彙音流毛傳昴當也元命包云昴之為言當言物  
 成就係當也則本可讀作當以參昴二星與衾禰二物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  
 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其後也悔

與也。水決漢入為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子媵  
妾指媵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  
謂挾已而循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媵不與  
之循行者其後媵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  
汜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  
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大全公羊傳注曰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媵二十  
十從事君子

麟按通解謂首一句興下四句。如「水決漢入於理亦通」。然據集  
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耳。禮書左氏  
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

丘明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已知姓曾此二國  
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以與不我以其後也。處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以過不我以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盛口出聲以舒憤懣

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記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澗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出  
出別為小水之名也。

六帖其嘯也。歌。句法神品。三百篇如此樣者亦未可多得。明詩  
之士所宜服膺。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呂記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叙也

說通三落句皆媵行時大喜過望而遙相擬議之詞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毛傳野有死麕群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麟按亦反興也麕猶取之有異物女乃誘之非其禮也包叶補苟反麕叶春包叶誘為隔句韻又下體也爾雅邢疏說文云麕獐也字彙麕與獐同故集傳作獐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束之有女如玉

興也樸檉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檉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鄭箋純讀如屯

釋文聚也

孔疏林中有樸椒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群由所分死鹿之內以白茅純束而裹之○釋木云樸椒心某氏曰樸椒斛椒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云樸椒一名心是樸椒為木名也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麟按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更蘊藉耳林有樸椒二句作下句看以鹿為主樸椒爾雅本作椒樸斛椒本作斛椒能溼

之能音耐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虐也賦也舒遲緩也脫脫遲緩貌感動悅中死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犬以其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疏義此詩本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

通解此本郊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皆村落氣象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棣也似白楊肅敬離和也周主  
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  
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  
肅而敬離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  
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大全本草曰桮棣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移楊團葉弱蒂  
微風大搖一云菓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李子可食  
六帖曷不肅離二句諸說如聚訟看來肅離二字只就車上說  
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看出詩人元無此意也若說

不敢言平姬故以其車言之亦未是今只尋取興意便得其  
解言華之穠也此何華而若是盛乎乃唐棣之華也夫以唐棣  
之華宜其盛矣車之肅離此何人之車若是肅離乎乃王姬之  
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離矣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  
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王姬  
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離只  
是範我馳驅和膏有節之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  
伯玉之車宜有麟麟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離之度矣大抵  
說詩只宜諷咏本文拘牽舊說了無究竟○曷不肅離二句含  
蓄不盡反覆申誦宛然塞路聚觀企踵時眸相顧嘆賞之語若  
如今人所說了無含蓄了無意緒皆緣不體認語氣故耳



說通以唐堊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禕衣為上。榆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纁總服。則榆翟也。曰曷不肅。雖言五姬挾此貴盛而來。宜無望其肅。雖也。今豈不肅。雍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貴耳。

麟按注疏。燕于由詩傳讀詩記。詩緝。穠字皆從衣。說文衣厚貌。今通作穠。從禾。轉錄毛傳。猶戎戎也。與戎戎通。字彙戎戎亦云。厚貌。穠與離叶。華與車叶。亦隔句韻。華與車雖集傳各為二音。然車叶尺奢較穩。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下始有居音。○唐堊之華正興王姬之車。鄭孔乃云華喻王姬顏色之美。則多却一層矣。六義之理。看來古說正自未明。朱傳之切固未

可抹殺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李木各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白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麟按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若然不如以平王渾然還之。更免穿鑿。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伊亦維也。緝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六帖前章言綵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此章言婚媾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天也。

麟按以絲為綸則二絲矣故仍以興男女二人而合之義在中馬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前章壹數五祀于嗟乎騶虞

賦也苗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蕪蕪矢祀牲豕也一歲五祀猶言中心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釋文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孔疏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復生草應信而至嚴緝葭葦之初生者

疏義此其仁心之世字其字皆指諸侯言

通解不可以騶虞為瑞物一歲五祀者古人之射豨矢必四一

歲得五必是間有疊雙之中也中必疊雙句見西都賦

說通舉一葭一祀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推矣此非樽節愛養

之所能致也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無知之草木無

情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嘆之仁心自然即

在上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麟按嚴華谷言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然據集傳此章

虞本叶音牙。字彙一叶牛加切。春由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由。騶虞之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此豈教之而後能。言之而後至哉。故曰仁心自然也。王應麟困學紀詩亦曰。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彼茁者蓬。壹叟五緇。于嗟乎騶虞。賦也。蓬草各一歲曰緇。亦小豕也。麟按集傳。此章虞又叶五紅。反字彙。一叶胡公切。音紅。易屯六二。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

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數為喻。皆以吁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莫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及其國也。其

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主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  
 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  
 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焉耳○周南召南二國  
 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  
 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  
 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  
 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  
 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  
 象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太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

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誦吟諷誦  
 所以風化天下

太全慶源輔氏曰正變之風雖經無明文然無害於義  
 故姑從之孔子之誨伯魚但使之學二南而不言二南  
 之義今得先生說得二篇之義明白尤覺孔子之言有  
 意味可玩也程子云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  
 正牆面而立而今人讀了二南詩果便不面牆而立方  
 是善讀詩故先生嘗訓一學者曰公讀二南了還能不  
 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得甚事此又讀諸  
 者之所當知也儀禮之說見古人於二南用之如此其  
 廣且切而程子之說則又所以述二南之用也

卷二 二十九  
 終身  
 詩經卷二 二十九  
 終身  
 詩經卷二 二十九  
 終身

詩經說約卷二終

